

面对死亡的挑战，投降和胆怯都是懦弱的表现；战胜了死亡，就是战胜了自己。

雷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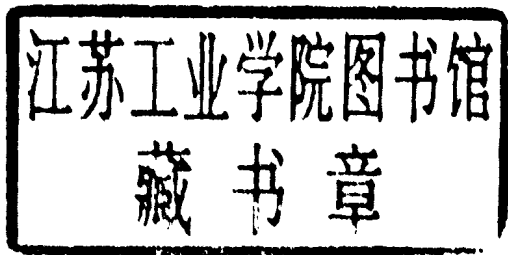
Lei
Sheng

蔡长华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雷 生

蔡长华 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雷生/蔡长华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5. 7

(文史集丛/智杰主编)

ISBN 7-5034-1648-3

I. 雷... II. 蔡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60173 号

责任编辑: 杨玉文 封面设计: 牟方敏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

印 刷: 北京通县永乐印刷厂 邮编: 101117

装 订: 北京通县永乐印刷厂 邮编: 101117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880×1230 32 开本

印 张: 8.5 字数: 172 千字

印 数: 5000 册

版 次: 2005 年 7 月 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7 月 北京第 1 次印刷

总 定 价: 210 元

定 价: 21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目 录

一	1
二	8
三	15
四	24
五	37
六	47
七	53
八	62
九	70
十	80
十一	90
十二	99
十三	108
十四	119
十五	129

雷
生

十六	141
十七	152
十八	164
十九	176
二十	186
二十一	196
二十二	209
二十三	219
二十四	231
二十五	242
二十六	255

雷
生

1937年7月7日。

这天,是三河乡逢场日。以往赶场的人,多数都要在下午三、四点钟才离去,买上自家需要的东西——油盐和日用品,慢慢地爬山,到家也就快天黑了。有的家离场近一点的,或习惯在场上喝酒,或三、五个约在一起打麻将、赌川牌的人,不到天黑是不愿走的。

今天,和往场有点不一样,午饭后不到两点钟,赶场的人,一个个都急匆匆地往回走了。抬头一看,那几条上山的路上,蠕动着串串的小黑点。街上很快冷清下来,摆摊卖货的都在赶快清点东西,准备回家了。因为天上乌云滚滚,特别闷热,预示着将有一场暴风雨来临。

雷家茶馆依然热闹,八张方桌基本上都坐满了人。靠里面的一张在打麻将,除了搓牌的四人外,站在一边看热闹的也有五、六人。搓牌的人不断吆喝:“站开点,站开点!热死人了。”可那些看热闹的人无动于衷,一个个汗淋淋的不断摇动手中的扇子,依然看得津津有味。有一桌打川牌,看热闹的要少一些。因为打牌的人有的起牌后把牌捏在手里,要出牌时才扇开抽牌,看的人就没有多大性趣了。其它几桌的人多数是在喝茶,三、五个人泡上两碗茶,天南海北说个不停,整个茶馆就像蜂子朝王一样。也有少数的人在喝冷酒,二两一碗,我喝一口递给你喝一口,依次转。一边喝酒,一边龙门阵摆个没完。人缘对的,喝了一碗再来一碗。你给了一碗酒钱,我也要掏钱买一碗。也有白吃的,喝完酒看别人把酒钱给了,站起身来说:“我还要到街上办点事,二场我请你们喝酒”,摇晃

着身子往街上走了。给了酒钱的嘟囔着：“场场都是这样，没见他请过一回。”

住街上的人，逢场天一般都不来坐茶馆的。因为他们大多数要开铺子做生意，有卖布匹的、卖小百货的、卖油盐酱醋的、开饭馆的、卖酒卖茶的，五花八门。人们生活的必需品，在三河乡都能买到。开铺子的人，等到下午散场了，清理货物，清点钞票，看看今天卖了多少，赚了几个钱，计划着明天又该到县城去开多少货。打扫完清洁，关上铺门，天也黑了。晚饭后，热天，端上椅子往自家门口一放，泡上一杯茶，手中摇着扇子坐在那里乘凉；冬天，早早钻进被窝去了。

在三河乡也有少数人，逢场天也要来坐茶馆。其中多数是有钱的人，也有少数游手好闲的。他们只在街上坐家，靠收租吃饭；或者家里有人在外地做事，拿钱回家，他们无需做生意。这些人喝茶，多数是上午来的早，他们坐在那里一边品茶，一边看看那些肩挑背驮的赶场人，五花八门的山货、土特产，熙熙攘攘的人流，可能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。等到乡下人进茶馆喝茶的时候，他们已喝好茶，踱着方步在街上转一转，回到自己的家。逢场日下午一般都不出来了。今天有点例外，不到两点钟，包公道出现在雷家茶馆门口，而且很快就在靠左第一桌的首位坐下。喊一声：“雷老三！把桌子抹一下。”

“是。”雷老三很快拿着抹布到了桌子边，一边抹桌子一边问：“包老爷今下午怎么也来啦？不睡午觉了？”

“唉呀！今天这个鬼天气，闷热得很，睡不着，到你这儿来坐一坐，凉快点。”包公道一面说话，一面摇着一把很精制的荣昌纸扇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，今天确实热，看来要下大雨，赶场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。”雷老三一边和包老爷对着话，一边把茶碗放上，回头提开壶冲水，把茶盖盖好。说：“包老爷慢慢品茶，这是我昨天才从县城购回来的特级下关沱茶。”

包老爷拿着茶盖在茶碗上轻轻地划了几下，把头轻轻地地点了点：“好！好！”

包老爷名叫包文功，大概父辈给他取名字的时候，是要他能文能武。文还可以，私塾读了七、八年，能写点文章，帮人写点诉状打官司是可以的，但武就不行了，武功是一点不会的。包老爷排行老大，又是袍哥义号上的大爷，还任着乡民代表，靠祖辈留下的几十亩田土放佃，收租过日子。自诩“包公道”，买东西他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，如果你不卖，别人是不敢抬高价钱买走的，因为是包公道定的价。他爱管点闲事，别人发生纠纷，爱找他断道理。他说了以后双方都得听他的，不服也得服，因为是包公道断了的。

包老爷已五十多岁了，妻子潘氏，生有两儿两女。大儿在武汉，小儿和二女都在成都，都已工作和安家了。只有大女儿包善蓉留在身边，人本份，读书不行，所以没有外出工作。女婿就是三河小学的教员林志斌，外孙都已八岁了。

包老爷正在品茶的时候，三河乡的名人木大老爷木乡长，一边摇着纸扇，慢慢踱着方步来到了雷家茶馆门口，雷云山赶快跑到门口迎接：“木乡长请坐，请坐！”木老爷见包老爷坐在左首品茶，把双手举起拱了拱：“你早，你早！”包老爷也举起双手说：“你好，你好！”算是双方打过了招呼。茶馆里面的人，有的站起来，有的举起双手，彼此道好，算是见过面了。木老爷一边说着话，一边就在右首的茶桌坐下，雷云山自然是很快的给木老爷泡上了特级下关沱茶。

这位木老爷名木顶天，他父亲给他取名字时，要他成人以后能顶天立地。可他觉得那个“顶”字不太好，就把名字改为木鼎天。排行老大，又是袍哥仁号上的大爷，也有人称木大爷的。已五十五、六岁了，加入了国民党，近年还当上了三河乡的乡长。

据说他祖辈没有多少钱，是外乡人。后来他父亲做木材生意，赚了不少钱。因三河乡界连贵州，山大木材多，他经常跑三河乡，

熟悉了这里的情况,便在三河乡置了产业,买了五十多亩田地,在街上建了几栋住房,把家迁到了三河乡。

木鼎天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,年轻时跟着他父亲跑木材生意,来往于重庆、贵州、三江之间,见多识广,生意越做越大。他父亲死后完全由他掌管经营,在三河乡西山坡买了很大一片山林,把西山坡改名为木家山。又买了几处田地,成为三河乡的大户。

木老爷有一弟弟,名叫木为天。十岁时,他父亲把他送到三江县城拜一位姓杜的中医学医。这位杜医生既给人看病,又开药铺。没有请人,切药、碎药、抓药、清洁卫生、买菜煮饭,全靠两个学徒和家里的人做。木为天在杜医生家一学就是十年,没有工钱,只有饭吃。开始三年,每年木家还要给杜医生家送去三石米做为学徒费。木为天在杜家既学到了杜医生的医术,又学会了劳动,锻炼了身体,长成了一表人才。木为天十八岁时,开始给病人诊脉、处方,开始还拿给杜医生过目,以后就独立处方了。

杜医生有一女儿名杜玉香,比木为天小两岁。天资聪颖,在父母的影响下,从小爱劳动,做家务,制药、抓药样样都会,父母喜爱,视为掌上明珠。她从小和木为天在一起,就像亲兄妹一样。她叫木为天二哥,木为天叫她香妹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两人的感情渐深。父母看在眼里,记在心上。一次木为天的父亲来看儿子,杜医生就向木家提出联姻的事,木老爷见杜玉香已是一个婷婷玉立的大姑娘了,有文化,又有礼貌,就满口答应了。两家商量,待木为天出师后就成亲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,木老爷见木为天能独立处方了,就在县城办了两桌谢师酒,谢过了杜医生一家和街坊邻居,木为天回到了三河乡。本来杜医生夫妇有意想把木为天留在他们家,作上门女婿,木为天也愿意,因为他们只有玉香一个女儿,但木老爷坚决不答应,只好作罢。木为天回到三河乡,铺面是现成的,他也像杜医生家一样,既开药铺又挂牌应诊,请了两个伙计打杂,很快就开张了。同

时，木老爷择一良辰吉日，到县城迎聚了杜玉香，为木为天办了结婚酒，三河乡热闹了两天。

天气更加闷热，乌云压顶，才四、五点钟，像快天黑一样。雷云山提着水壶在不断地给茶客们冲开水。这时，他三岁的女儿雷明仙从里间屋跑出来喊他：“爸爸，妈妈喊您进去。”雷云山一听心里明白了，赶快搁下水壶，跑进里屋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一个闪电，“哗！”一个炸雷打下来，把那些喝茶的、打牌的一个个都吓了一大跳，有的还从凳子上腾了起来。跟着一个接一个的炸雷不断，下起了瓢泼似的大雨。这时，从里屋传来了“哇哇！哇哇！”小孩的哭声。

“雷老三生了！”一个茶客大声地说。

包老爷把头转过来，对着那人说：“是雷老三的女人生了，雷老三是男人怎么生了？”

“包老爷！你说生个什么？”先前说话的人没有计较包老爷纠正他的话，反过来问他。

“当然是生个人哪！”包老爷笑着说。

“我问的是生的男孩，还是女孩？”

“对，对！我们大家来猜一猜。”茶客们附和着说。

包老爷沉思片刻说：“是个男孩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有人问。

“哇哇！哇哇！”又传来了孩子的哭声。

“你们听，哭声好大，肯定是个男孩，女孩子的哭声要小些。”包老爷坚持着他的猜测。

有人说：“大家不要急，等会雷老三出来一问就知道了。”讨论开始平静下来，雨却越来越大了。

雷云山急急忙忙把孩子洗干净，包好后递给女人。把清洁做了才到店堂来，人们一见他出来，迫不急待地问他：“生个什么？”

“男孩！”

“哈哈！哈哈！”

“恭喜！恭喜！”

包老爷得意地说：“我猜测的怎么样？”

“托福！托福！”雷云山满脸春风地举起双手向大家表示感谢，并当众宣布：“托大家的福，今天的茶钱全免了！”

掌声、笑声湮没了外面的雨声。

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”包打听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，一边往茶馆里走一边说。

“怎么不好了？大惊小怪的。雷老三才得了贵子，你说什么不好了？真是！”包老爷有点责备地说。

“呵！我是说日本人打进来了。”包打听的声音小了一点。

“怎么？你听谁说的？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坐在那里少于说话的木老爷关切地问。

“我刚才在乡公所听罗丁说的。罗丁才从县里回来，是大少爷告诉他的。”这大少爷是木老爷的大儿子，名叫木宗武，在宪兵队任职。当然从他那里来的消息就有点不假了。

“这怎么办？怎么得了哟！”人们七嘴八舌地又议论起日本人来了。

木老爷不声不响地走了，包老爷也走了。喝茶的、打牌的见事不对也跟着走了。好像日本人就要打到三河乡来一样。

只有包打听还没有走，见桌子上别人喝过的茶碗摆在那里，自己把水壶提来冲上开水，大口大口地喝起来。他今天实在太口渴了，喝了一碗又冲一碗。包打听是与包公道同辈的，是包公道远房的兄弟。他吃鸦片家业败光了，媳妇跑了，儿子卖了，只留下一间破屋靠近乡公所。那年他烟瘾发作没有钱，晚上摸进学校去偷了老师的东西，被查获后送到县监狱关了一年。说也巧，居然把他抽鸦片烟的瘾关掉了，回来后不再抽鸦片了。但生活没有办法，还是包公道出面叫他在乡公所当个传丁。平时乡公所有事下保送通

知，逢场日乡公所开会喊通知。他提上破锣沿街敲打几下后，扯开喉咙喊：“鸣锣通知，在乡公所开保长会，请各保保长马上就到！”

“当当！当当！”从场的东街一直喊到西街，喊完了没有事就到处走，到处打听新闻。特别是见哪里人多就钻到那里去，听到新闻就到处传播，所以人们给他取个绰号叫“包打听”。他每月可以在乡公所领到二斗米，算是给他当传丁的津贴。

雷云山在忙着收洗茶碗、酒碗，收拣麻将和川牌，没有说话。包打听无话找话地说：“雷云山，恭喜你得了贵子啊！”

“唔！”

“取名字没有？”

“刚才生，哪就取名字了？”雷云山仍在忙自己的事，答了一句。

包打听仍紧问不舍地说：“有的家老婆肚子大了就把名字取好的，还不知是男是女呢，你老婆生的是个儿子，就好取名字了嘛！”见雷云山没有开腔，又说：“听别人讲，娃儿名字取得早记性好，你赶快取吧。你是个读书人，取个名字有何难？”

雷云山听包打听这么一说，想了想说：“娃儿是刚才打大雷生的，就叫雷生吧。你看怎样？”

“好！好！雷生，雷生！好！”包打听一边说着“好”，一边往外走。他是三河乡第一个知道雷老三的儿子取名叫雷生的，这又是一条他要告诉别人的新闻。

闪电、雷鸣、大雨不停，预示这个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时候。

二

1939年7月7日。

又是三河乡的逢场日。天刚亮雷云山就起床了，先生炉子烧开水，打扫卫生，把门和窗板起下来，搁放在街的两边，让赶场做生意的摆摊子用。这四个摊位都是固定的老客户——两个卖布的、一个卖小百货的、一个卖蛇药的。因为地段好，几个人的生意还可以。雷云山夫妇对人和气，他们自带的饭菜帮他们热，自带茶叶泡茶，也从不收钱，一天到晚都有开水供应，很方便。所以，他们愿意长期租佃雷云山的摊位。

雷
生

雷云山的父亲原是做药材生意的，跑云南、贵州运药材到重庆贩卖，赚了些钱。在三河乡购置了些产业，在街上修建了两处住房。但不幸在外面染上了肺病，回家后大吐血而亡，不久母亲也去逝了，遗下子妹四人、大哥想子承父业，也跑云南、贵州、重庆做药材生意，谁知一去就不回，音讯杳无。虽请人去找过，哪里找得到？有人猜测可能是被人黑整了，因为他去做生意身上带有钱。一个姐姐已出嫁他乡，还剩下弟兄二人。那年分家，二哥雷云中想要中街的这套住房，雷云山人小本来也没有什么意见。但亲房的一些老人认为不合理，主持公道要他们弟兄二人抓阄。结果雷云山抓到了中街现在这套住房，二哥雷云中抓到了东街头那套住房。因地段不好，他就没有做生意，乡里任命他当了街保的保长。

雷云山因排行老三，所以有的人就叫他雷老三。他也无所谓，因为做生意的人哪个叫他都答应。妻子龙玉莲，这里的人不习惯叫女人的名字，叫她雷龙氏或龙氏，也就知道是谁了。雷云山这套房子是一楼一底的瓦房，是穿斗夹壁结构，粉刷了白灰，在三河乡

街上算是二等的。一等的要数木家、包家几个大户人家的房子，是砖木结构，有两楼一底的，也有一楼一底的。雷云山的房子前间是铺面，可以放八张大方桌，分左右两边，一边四张，中间是过道。里间有一小屋，放有一张方桌，平常一家人就在这里吃饭。还放有一张床，平时没有人睡，现因龙氏又是大肚子快生小孩，上楼住不方便，就住在这里。再后一间就是厨房了。

龙氏早早就起床了，烧火煮饭，因为今天逢场，要早点吃饭。丈夫还要去街上买米、买柴、买菜等生活必需品，有些东西只有赶场天才有卖的。大女儿明仙虽说只有五岁，但很懂事，早早就跟着妈妈起床了，帮着扫地、烧火。龙氏在厨柜里拿了两个鸡蛋，洗净后放到米锅里煮。

“妈妈，今天为啥要煮鸡蛋啊？”大女儿问。

“今天是您弟弟的生日，满两岁了，您忘了？上楼去喊弟弟起床，照顾他下楼，跟他说有蛋吃。”龙氏一边做事一边对女儿说。

明仙带着弟弟下楼来，帮他洗了脸，妈妈递给他一个鸡蛋。雷生接了一个蛋，另一只小手又伸向妈妈说：“姐姐说的有两个。”

“只吃一个，这个是给姐姐的。记住，吃东西不能吃独食，给别人也吃一点。以往姐姐吃什么都分给您的。”龙氏一边教育儿子，一边把另一个鸡蛋递给女儿。

“我不要，今天是弟弟的生日，我没有过生日我不吃。”明仙没有接鸡蛋。

“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您也吃一个。”龙氏说着把那个鸡蛋放到女儿的手上。

明仙拿着鸡蛋看弟弟还站在那里，帮他把蛋在凳子上敲一下，剥云蛋壳递到他手上说：“吃吧。”自己也把手上的蛋剥去了蛋壳，但她并没有马上吃，见妈妈在那里洗菜，就把蛋递到妈妈嘴边，要妈妈吃。

“我不吃，我不吃，女儿乖，您吃。”

“妈妈刚才不是说，吃东西要别人也吃点吗？您不吃我也不吃。”女儿的小手仍举着蛋。

“好，好！我吃。”龙氏把蛋咬了一小口说，“好了，我吃了，您吃吧。”

明仙回头见弟弟手里的蛋已吃完了，又把蛋分一半给弟弟，这才把剩下的一点吃了。

雷云山做完铺子的清洁卫生，安放好桌凳，水已烧开了，自己先泡了一杯茶，端到里屋，一家人开始吃早饭。

“云山，今天儿子满两岁，您去买菜时割两斤肉回来，要瘦点的。”龙氏对丈夫说。

“唔，我记得。”云山只顾吃自己的饭，回了一句。

“儿子的生日您就记得，别人的您就记不得？”龙氏咕哝了一句。

“哈哈！我记那么多干啥？有您记得就行了。”云山已吃完饭，呷了几口茶，出店门去了

赶场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向三河乡，有抬木料的、有挑担子的、有背背兜的、也有提口袋的，打空手的不多。顿时街上热闹起来，人声喧哗，显得有点拥挤。

三河场从东向西像一条长龙，两头低中间略高。东街是龙头，中街是龙的腹部，又分为南北两条街，是三河场最热闹的地方。从雷家山流下的一条河横穿而过，三河场的人食用水全靠这条河，故取名为水井河。河上建了一座桥，取名水井桥。桥西为西街，是这个场的龙尾了。全长约四、五百米，有一百多户人家，人口不足一千。西面的木子河与红河汇合后流向三河场与水井河再汇合，取名礅子河，三河乡因此而得名。这礅子河以前没有桥，过河走石礅子，礅子很高，稍不注意就要掉下河去。涨水天，如水淹了石礅子就不能过河；也有胆大的踩水过河，被淹死的人不少。后来，雷云山的爷爷做好事，带头发起募捐，修建了一座三孔石拱桥，人们过

河就安全了。虽然建了桥,但人们还是习惯称那里为礅子河;这条河流向三江河,全长三十多华里,可以通行小船。

三河乡的南、西、北三面都是大山,有的还是没有开发的原始森林,山高路陡,交通不便。只有东面地势低一点,是丘陵地带。

这天,天气很好,晴空万里,火红的太阳照到几座大山上发出淡淡的兰光。赶场的人有的把草帽拿在手里当扇子,一摇一摇的,汗水仍然不断地从油黑的额上、身上冒出来,不时用黄黑的帕子擦一下。

已十点多钟了,到雷家茶馆喝茶的人还不多,只有包老爷已经喝完早茶回家去了。突然从东街口传来了包打听的喊声:“大家注意,日本飞机来了!赶快往场外跑,到树林里躲起来。把草帽、白帕子摘掉!”今天包打听没有敲破锣,大概是怕飞机上的日本人听到他的锣声。跟着,七、八个乡丁手拿木棍,见带草帽的、包白帕子的就往头上戳去,他也不管是否会戳伤人。口里不断吆喝:“快跑!快跑!”整个三河场像炸开了油锅,乱成一团。有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,有喊老婆的,有找儿子的,有喊爹叫娘的,拼命地往场外跑,有的甚至跳了河。大米、玉米洒了满街,红薯、洋芋、萝卜、南瓜在街上滚来滚去,不小心踩到上面就会摔倒。

有的店铺在关门了。门外摆摊的早把摊子收了,东西放到屋内,人早跑出场了。店堂里还有一桌人在打麻将,还有几个胆大的在喝茶,雷云山急切地问:“你们跑不跑?”

“跑啥子,哪的日本飞机就来啰!”

“三河乡有好大一点点? 日本人来炸啥子?”

喝茶的、打牌的七嘴八舌地说。看样子这些人是不跑的了,雷云山进到里屋对龙氏说:“店堂里还有人喝茶、打牌,我走不了,您就带着两个孩子到后面山上躲一躲吧!”

龙氏挺着个大肚子,一手牵着雷生,一手拿个草垫,后面跟着女儿明仙,出后门往山上走。邻居赵二嫂也在往山上走,见状对龙

氏说：“我给你把雷生抱起走吧，你一个大肚子走路够费力的。”说着把雷生抱起往山上走了。

就在这时，有三架日本飞机飞临了三河乡上空，后面跟着又来了三架，因为三面都是高山，可能日机怕撞山飞得较高，在上空盘旋。有人在喊：“大家不要跑了，就近找地方躲起来！”

龙氏实在也跑不动了，就在一棵树下放上草垫坐下来，把女儿拉在一边靠自己坐下。赵二嫂抱着雷生，听到飞机的叫声也就没有再跑了，就在坎上一块菜地的土壁坐下来，把雷生紧紧地抱在自己怀里。

日本飞机开始丢炸弹了，轰！轰！哗！哗！震耳欲聋的爆炸声，把人们吓蒙了。日机飞走了好久，有的人都还没有回过神来。慢慢地人们又从四面八方走回街上，不像出来时跑得那样快了，有的人腿还在发抖。

“街上遭炸没有？”有人问。

“没有。十几颗炸弹全丢在了场外。”有的回答。

“炸倒人没有？”

“炸倒了几个，河边就遭了四、五个。有两颗炸弹丢在河里，满河都是炸死的鱼。”

龙氏见人们都在从山上往街里走，怎么不见赵二嫂下来？就叫明仙：“您上去看看，赵二娘在哪里？把弟弟带下来。”

明仙上了两个坎，没有看见赵二娘，隐约听见从菜土壁传来哭声。她顺着菜土走过去，一看，赵二娘头都不见了，弟弟一身都是血，她吓得大哭起来，也不敢走过去，跑回妈妈身边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龙氏见女儿吓成这个样子，把女儿拉到身边问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

“赵二娘没一没一没有头了。”女儿战战兢兢地说。

龙氏一听，头“轰”的一响倒靠在树上说不出话来。则才日机